

陌生的世界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4 days ago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跟着你到天边

吴青峰 - 归来 电影原声带



电动三轮车拐过来时，便看到站在小区门口的母亲。她凝视着对面的路口，两手绞在一起，直到我叫了她一声，她才转过头来。我把车子开到她身边，问：“你不会给我打完电话后，就一直等在这里吧？”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，“你总不来，我在屋里坐得烦，还不如下来等你。”

我把车子开进小区，母亲跟在后头连连叮嘱：“开缓点儿，莫这么急。”直到我把车停放在楼下充上电，母亲又补上一声：“车钥匙记得抽落。”我说晓得，拿上了钥匙，跟她一起上楼。

因为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在乡下老家，白天我在哥哥家里网上办公，晚上开车回家住。早上开过来时，到了二里半，车子就没电了。我只好推到路边修车铺那里充了一个小时电。等待期间，我坐在后车厢打开电脑工作，手机一直是静音的。等我打开手机一看，十来个未接电话，几个是乡下父亲打来的，几个是市区母亲打来的。

我分别给他们打过去时，他们都在通话状态，可见他们之间在打电话。好不容易打通母亲的电话，她急忙问：“你没得事吧？我都快急死咯。”我说电快充好了，马上就来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母亲便一直站在楼下等我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。

进屋后，眼前一片昏暗。清晨的阳光照不进客厅，毕竟小区四周都是高楼，光全给挡住了。我想开灯，母亲说：“看得见。”我只好作罢。她走到餐桌旁边，拿起一盘莴苣往厨房去，“粥

还是热的，菜有点儿凉了，我再去热热。”

随即，菜倒进锅里刺啦的声音响起。我走到侄子们的房间，推门看去，他们还在睡觉。嫂子上班去了，哥哥到东莞也有了几天。客厅沙发上一个浅浅的窝，估计是母亲之前坐的地方。

也就是说，我来之前。母亲一个人坐在客厅，没看电视，因为怕吵到侄子们；也不开灯，怕浪费电；地板、玻璃圆桌，都擦拭得干干净净。无事可做，也无处可去，她起来后，只能坐在那里发呆。

这里不像是在乡下家里，可以去屋后头的菜园拔草，或是去池塘边洗衣服，实在无事，可以打开前厢房的电视，要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。而在这里，她与这个客厅是分离的，因为这些电器她都不怎么会用；与这个小区也是分离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；与市区也是分离的，因为那些红绿灯、高楼、街道，都是不自由的。

我能感受到客厅里散发出的落寞滋味。很多时候，在一刹那之间，我感觉自己能投身于母亲的灵魂中去，感受到她的感受。哥哥不在，嫂子要上班，两个小孩子需要人看顾，她作为奶奶，义不容辞地过来，这在她看来，没有问题。

但在她内心深处，她更愿意生活在乡下，每回来市区，有的只是紧张不安和无所适从。而这个早上，她坐在这里时，心中那种空落和焦虑，我一下子就能捕捉到。

母亲把热好的菜端出来，我去厨房盛粥。电饭煲旁边前几天做的菜粑冒着热气，不过还剩下不少，看来侄子们并没有吃，我便拿起一块咬在嘴里。饭桌上还有昨天剩下的酸菜鱼块、炒面片，都没怎么动。

我心里忽然一阵难过。母亲早早做好了这一切，并无人在乎，因为侄子们还太小。无论母亲怎么劝他们吃饭，他们还是更乐意吃到炸鸡块、烤香肠这些。对侄子们来说，母亲做的菜太老气了。

我一小口一小口喝着粥，母亲在卫生间里洗衣服，搓洗的声音传来。我起身过去，靠在门框上，小声问：“不是有洗衣机吗？”母亲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，说：“这个洗衣机，我不大会用。”我又问：“嫂子跟你说过怎么用的吗？”母亲点头道：“说过，我没记住。对我来说，还是太复杂咯，我干脆手洗算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来看看洗衣机怎么用。”

折腾了半晌，把衣服放进转筒，按下启动键。洗衣机开始工作了。“还是蛮简单的，妈，你看，按下这个按钮，然后再按下面这个……”我一一跟她解释，她连连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疑惑地问：“这下面的按钮，是做么子用的？”我再讲了一遍，她露出似懂非懂的神情。

这个神情我太熟悉了。之前教母亲用手机，教过很多遍，她用起来还是不太会使；网络电视，小侄子也教了她很多遍，她也一脸茫然。因为没念过书，字也认识得不多，我们说的很多词语，她无法理解。这期间，肯定有过很多挫折感和无助感。那个她熟悉的世界，一步步变得如此陌生，如此难以操作。

就连日常生活中最常做的买东西这件事，都不一样了。每回跟母亲出门到超市，等结账时，母亲忙说：“我有钱！”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时，我已经拿手机结完账了。“钱你自家里留着。”我对她说。她笑笑，把钱装进口袋。她没有想到会活到一个不需要纸钱的时代。

这样的笑容。带着一份歉然的意味。我时常都能看到。吃完饭后，侄子们陆续起床了，一看到桌上的饭食，他们别过头去，要去泡方便面。母亲歉然地笑道：“不好吃啊？我去下面，要得啵？”侄子们说不用，还是去泡面了。

等到都吃完了，想看看电视，怎么换都换不到想看的那个台，我也不怎么会，母亲便去问小侄子。小侄子有点不耐烦地嚷嚷道，“奶奶，我都教过你好多次咯！”母亲捏着遥控器，又歉然地笑道：“奶奶笨哎，不会弄。”小侄子帮着换好后，又回到房间里去了。

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小小的一只，窝在那里。我从她身后的书桌起身去卫生间，她听到了椅子滑动的声音，扭头再次歉然地笑问：“是不是吵到你了？”我说没有，她还是调小了声音。尽管之前声音已经很小了。

有时候，她会悄悄地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个刨好皮的梨子，“歇一会儿哎，眼睛也不难过？”我接过梨子，摇摇头，“没得办法，工作上很赶。”她点点头，又悄悄离开。

有时候，她推开侄子们的房间，问他们要不要吃苹果，侄子们说不要，母亲又点点头。她拿起扫帚，又一次扫起了地，把垃圾归置好，换上干净的垃圾袋。她从客厅的这头，慢慢地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向这头。我跟她说话，她笑道：“你赶紧忙工作。”说着，又一次坐在沙发上。

等我终于把一项工作完成后，风起来了，挂在窗台外面的衣服下摆飘动。我起身看窗外，天阴沉欲雨，我把衣服收了进来。隔壁家的小孩子“嗷呜——嗷呜——”学着狼叫，我看过去，那小孩子伸出半个头，好奇地打量我这个陌生人。这一栋楼里，每一家对别人来说，都是陌生人吧。

转身走到沙发边，电视还在放着，声音几乎听不见了，却能听到母亲小小的鼾声。她靠在枕头上，手里还捏着遥控器，右手食指上贴着胶布。我拿起毯子轻轻地盖在她身上，她却醒了过来。我忙说：“没得事，你继续困醒。”她抬眼看看墙壁上的钟，迅疾起身，“快六点了，我得去做饭咯。”

跟母亲一起往家里走时的留影

